



日本文学丛书

小林多喜二小说选

小林多喜二小说选
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本篇原名《転形期の人々》，一至五章发表于1931年《那普》杂志十、十一月号，六至十一章连载于1932年《无产阶级文学》杂志一至四月号。作者原打算写成一部长篇小说，把这半一章作为它的序篇。但是，自1932年4月之后，作者转入了极端困难的地下斗争，1933年2月被日本反动政府杀害，因此未能完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。

译文根据1956年青木书店文库本译出。

# 转折时期的人

李长信译

港水一片碧绿，深不见底，下面是岩石质。火成岩的山岗重重叠叠紧靠在港湾的后面。——小樽市的街道沿着山腰起伏，横躺在海岸上长长地延伸着。到了环抱港口的两座山角尽头时便开山截崖，向山谷里发展。街上的房屋一层高似一层往上发展，形成阶梯。在街上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绿色断层就象可怜的肉条一般裸露出来。但不到一个月的工夫，地面又被垫得平平整整的，造起还散发着香味的新木头房子来，那里变成可以登高远眺、空气清新的高台。——一处树木繁茂、深色瓦顶的住宅区建成了。

站在驶进港口的汽艇上望去，葱茏的树林和到处裸露着红色断层的阶梯形海港街道，好看极了。最底层有海关、货仓、运河和高大的轮船公司，是一条海岸大街；往上有银行、公司、大商店，是一条大厦街；再往上有咖啡馆、饮食店和夜市，是一条五光十色的游览街；更上一层，有公园和体育场，一片郁郁苍苍，一直通向山上的住宅区。这一层层街道的灯光，各自浓淡不同，看得真真切切。万家灯火又原样地倒映在黑黝黝的港水中，闪闪烁烁地晃动着。

甲板上的船员们侧耳细听，大街上的汽车声，和穿行在一排排房屋下面，在山崖间奔驰的火车声，越过海面传进他们的耳鼓。有时夏季的夜晚，甚至可以听到明亮的柏油路上人流的脚步声。

住在山岗上的人家，只消坐在走廊上，就可以隔着在漫长的冬季里被风雪浸黑的、各种高低起伏的屋顶，一眼望到港口。进港轮船的投锚声和起锚声，如同在耳边一般，听得清清楚楚。黄昏时分，防波堤象摆在那里的一双旧卫生筷子<sup>①</sup>，它的缺口处——海港入口两侧的顶端，设有红、绿两座灯塔，每隔一定时间，就见它轮流地一明一灭。每次灯塔一亮，红的和绿的光柱忽地在苍茫的海面上拖起长长的尾巴。

北风从西伯利亚直接吹来，港水激起波涛，家家户户的门窗吹得哗啦啦响，扬起漫天的灰尘，径直吹向高台的住宅区。但那里有茂密的树林把风给挡住，是吹不到的。

码头上的海关、混凝土建筑的高层货仓和罐头制造公司的周围开有运河，形成“第一号填海造地”和“第二号填海造地”，到处架设的桁构式桥梁，把它们给连接起来了。汽艇砰、砰、砰……吐着烟圈，在桥下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。被煤灰、垃圾和面包屑污染的河水翻腾着泡沫，散发出一股半腐臭的气味。

运河岸边，带有各种标记的货仓和保税库都敞开笨重的铁门，驳船正在那里直接装卸货物。靠岸的许多带有帆索的渔船、机动船、驳船、帆船和舢板排成一大列，船帮互相摩擦着，碰撞着。遇有小火轮和驳船驶过，涡轮桨掀起的浪头冲击着聚集在岸边的船只，把它们猛烈地颠簸起来。

那里有几十个码头工人一字排开，从颤巍巍的跳板上走过，有的背大米，有的背杂粮，出入在昏暗的仓库门口。岸上把大福饼、馅面包、汽水摆在木箱上叫卖的女摊贩，被来往的工人调戏着，而她也不甘示弱地在反唇相讥。

① 日本人使用的一种木筷，两支粘连一起，上有裂口，用时拆开。

一只生了锈的铁锚连着一比大人胳膊粗的铁链丢在地上，不料，铁锚后面有一个身穿号衣的男人，仰面朝天地张着嘴巴睡在那里。

海关监视哨下面，是专供旅客和船员上下的栈桥，小码头直向港口伸进去。每当轮船驶入港口，船员登岸的时候，土娼们便靠着栏杆，一边望着海面一边慢条斯理地游荡。——夏天的夜晚，这些脖子后面耷拉着燕尾儿的女人，都一个个摇着团扇来到这里。

临海铁路的火车直通填海造地；肮脏的货车穿过乌黑的煤堆、木材场和木料场，经常来回地调动，发出闹人的响声。附近一带堆积着麻袋，象战壕上的沙包一样，里面装的是从北海道腹地运来的青豌豆、小豆和大豆。小型老式机车噗哧、噗哧地喷着白色蒸气，牵引着大型铁制运煤车往高架栈桥的陡坡爬行，看去渺小得很。无论什么轮船都要在栈桥下靠岸。煤从那里的一个漏筒中倾泻到轮船的煤舱里，它的声音越过海面一直传到栈桥。

一过五点钟，在有高楼大厦和银行的街道上，挤满了从各种楼房里涌现出来的人群。他们从那里穿过一层比一层高的阶梯形街道向山上走去。码头工人和工场工人向街道的两端走去。穿梭般来往的汽艇发出急促的砰、砰声，轮船上敲打的铜锣声，起锚时的铁链声，工人们的吆喊声，煤车挂钩时的碰撞声，堆卸木材、铁板和铁轨时震得大地咕咚咕咚的响声，船帮相互摩擦的咯吱咯吱声……这一切都好像被潮湿、盐腥的晚风吸去了似的，逐渐低沉淡薄了。——电灯开始眨起眼儿，夜幕降临了。

市区中心明晃晃的电灯，照耀得如同白昼。但街道的东西尽头，到了夜晚就象黑魇魇的深山幽谷一般。稀疏的灯光是那

样的昏黄、暗淡。——原来这里是远离市中心的偏僻地区，住的是清一色工人。有人问住在这里的工人：“你是啥行道？”他们都不讲自己的职业，只回答说：“我住手宫街。”因此，街上的人们生怕别人看到他走过这条界限——从山上凿开的这条路到手宫街去。

虽然同属小樽市，可是住在手宫街的人去市里时，都说“到小樽去”，或者说“进城去”。

穿过手宫街有一条河，两岸隆起，两边的房子是面对面盖的。家家住的都是煤烟熏黑了的连檐房，都是一个式样，顺着台阶排得整整齐齐的。不过越往下走，每家的房子就越杂乱，蹩蹩的小屋子乱糟糟地聚在一起，拥挤不堪。

河下游一条比较宽敞的街道有一家电影院。那附近的“公共市场”有集市。路边挤满小摊子。他们在空啤酒箱上铺起门板，上面摆着鲜鱼、青菜、咸菜、糖煮豆和酱小鱼等。走江湖的商人也夹在里面做生意。这一带总是湿漉漉的。一到下午三、四点钟，各家的妇女都提着篮子来了。她们中间，有的用带子把婴儿绑在背上，有的手拉着娃娃，有的袒着胸赤露出沉甸甸的大奶子……在小摊前你拥我挤，唧唧喳喳的一片嘈杂声。

小贩气急败坏地敲打着木板，各自在那里吆喊：

“喂，减价啦！大减价罗。买点吧！这么便宜还不买呀！”

卖香蕉的摊贩，用缠在头上的手巾擦着汗水，也不甘示弱地叫得更高。背在背上的孩子挣扎着又哭又闹。呼唤伙伴的声音，脚被人踏痛时的叫喊声……混在一起，乱成一团。人们身上的汗臭味、烂水果的酸臭味、咸菜味、腥气味……搅在一起，臭气熏天。人们回到家中，那股气味还附在潮湿的衣服上，久久不能消失。



从这里穿过两条街往下走，是一排排用石头或混凝土修建的货仓。在附近装卸杂粮时，地上撒落一些豆子，妇女们都背着口袋，拿着小筐箩和短柄笤帚去拾。货仓和货仓之间冷冷清清，长满纤细柔软的野草。深夜里，警察带着手电来这小路上巡逻，因为下夜班的男女工人经常走进这幽暗的地方。

过了货仓便是工场，建港造地的运河就夹在工场的中间。工场的大烟囱喷出的烟尘，污染了运河的水；一缕缕低垂下来的浓烟从手宫街家家户户的屋顶掠过，熏黑了屋顶，街道也灰蒙蒙的。烟尘还从所有的窗缝往住家的屋子里钻。在路旁和潮湿的巷子里玩耍的孩子，他们的鼻孔也都是黑的。桥头和各条大街拐角栽的树，伸手一摸树叶，连指头都沾得漆黑。这条街上的许多人家都没有钟表，全凭工场的汽笛声掐算时间办事。在街上游玩的孩子忽地竖起耳朵一听，说道：“哎，爸爸快回来啦！”

从市场那里不停地往下走，过了河向右走二、三百米远的地方，有几百家“暗门子”，一个挨一个地密集在形形色色的小巷里。门前挂着“随意小吃”的门帘，在昏暗的屋内空地上站着女人，在跟过路的男人打招呼。夹在“暗门子”中间的下等“酒吧间”只把门面粉刷一下，看去好象镶进去似的。乌七八糟的留声机的喧嚣声涌向街头。船员们乘舢舨一上岸就奔这里来。这儿的女人听见汽笛响，单凭声音的高低或不同的鸣叫声，就知道什么船进了港，什么船出港了。这些女人都是北海道内地的农民姑娘，和沿海一带的小渔户女儿，粗壮的胳膊，紫红的皮肤，说起话来很鲁莽。在这条街的入口处，开设几家药房、洋货铺和杂货店。每个铺子都大摆特摆“出售避孕套”的广告。

虽说同是一条手宫街，但住的也不完全一样。在现代化大工厂做工的工人，住着比较干净整齐的房子，有的还带个小院，里

面种着两三棵树。有职位的职工就单独住一幢房子，而且是盖在可以四下眺望的好地方。甚至在地方工厂和稍大一点的铁匠铺做工的工人，也都住着舒服的连檐房。可是，那些码头工人、搬运工人和打短工的房子，都是见缝插针盖起的，密密麻麻地挤在潮湿曲折的小巷里。因此，两家板墙之间，只有一线天空，比衣带还窄。大白天也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挑着路走。到了夏天，家家燃起蚊香，妇女们身穿饱经洗晒的汗衫和衬裙，男人们只穿一条裤衩或系着一块兜裆布，把凉椅搬到路旁，手拿着团扇去外面乘凉。屋子里热得人实在呆不下去。

街上有面对工人开设的小商店，有摆着五、六把破旧木椅子的面食铺，有挂着白布门帘的冷食店；还有杂货铺——老板娘裸露着大奶子，怀里抱着婴儿就坐在铺子的门口。——这街上的许多人都喜欢买馅面包吃，喝“碗酒”。

整个手宫街是在一条慢坡上。往上约走三百米，再向右拐进去，便是朝鲜人住的地段。那里住的朝鲜人都是做短工、土工和脚行的。房子杂乱无章，满街臭气熏天。孩子们就坐在道旁的土地上玩耍。一发现陌生人走过，他们就停止游戏，一群群地尾随在后边。一个长着浅红胡髭的彪形大汉，常常躺在家门前的土台上张着嘴巴睡觉。这一带不时发生吵架斗殴的事情。双方各拉一帮就混战起来。不论在码头上装卸货物或做土工，他们的工钱都比日本人低，而且干多长时间都干，所以资本家愿意雇用他们。因此，他们和日本人的关系搞坏了。

另外，这条街上还到处有一些破旧的三层楼房，表面上看去是庞然大物，可是几十扇简陋的窗子却糟得很，歪歪扭扭的，摇摇欲坠。无论穷到什么地步，也不管是在怎样偏僻的小巷里，能住上一家一户房子的还算不错呢。但是，住在这庞然大物里的

几十家住户和几十个单身汉，都是更次一等的人了。在这样建筑物里，所有走廊上的地板都象干瘪鱿鱼一样，全是坑坑洼洼的，走在上面咯吱咯吱的响声使人大吃一惊。楼梯是歪扭的，上面粘着一层黑亮黑亮的油泥。若有人在二楼或三楼的走廊上一跑，整个房子就震得直颤悠。——从不同的房间里传出孩子哭、老婆叫的声音。一出现吵架斗殴的事情，也不管是男的、女的，还是孩子，就一拥而出。

这些破旧的庞大建筑物，大都以富贵人家的名字命名，叫什么“山田大楼”“岩城大楼”“大山大楼”等等。既不是大楼又为什么叫“××大楼”呢？没有人知道。

其中的“岩城大楼”，坐落在开凿出来的山道附近。

——龙吉一家就住在这栋大楼的底层。

## 二

龙吉跟父母从秋田乡下出来，大约是在他七、八岁的时候。那一年正是冬天，津轻海峡的海面上波浪滔天，一片昏暗。他（详细情况不清楚）只记得，在那恶浪滚滚的苍茫大海中，自己不知吐过多少次黄色的苦水。——他看见什么叫火车，什么叫坐轮船（当时叫火轮）……也是从这次出门才开始知道的。

他是个大脑袋扁鼻子的孩子。又晕火车，又晕轮船，他一直愁眉苦脸地抓着妈妈的袖筒，好象挂在上面似的。不过，一路上看见的听到的都感到顶稀罕，所以给他留下久久不能忘怀的愉快的记忆。自己跟着家人为啥要坐火车又要坐轮船呢，他一点也不明白，只觉得很好玩，甚至还以为要到一个快乐的地方去……

在秋田乡下儿时的情形，龙吉现在记不十分清楚了。只是在做某件事时，本来丝毫没有去联想它，可是，往事忽地浮现在眼前——那件事好象在哪儿见过似的。不错，小时候是有过这件事，他想起来了。这不过是极其偶然的现象而已。倘若是特意去回忆儿时的事情，那可就很不容易了。

然而，一回忆起来，当年他自己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观看翻斗车运土的情景，倒是经常出现在眼前——翻斗车上载满土，从陡坡上煞着闸奔驰而来；车上站着两个人一伙的男人和女人，男的一只脚踏在挡土的框板上，身体在拚命向后挺着扳闸。铁轨铺得极不规格，车子沿着危险的悬崖边缘摇摇摆摆地绕行。翻斗车运来的土，一车车从崖角上倒进下面的山谷里。——为了修筑通往此地的铁路，要把这山谷填平，因此成立了土工组。农民光靠种水田和旱地已维持不了生活，都来到这里做外工。

今非昔比了，农民在家中搞副业，做点穿的戴的和生活用品已经混不下去。这类物品以低廉的价格从城镇在向农村大量倒流。从前靠搞副业勉强糊口的农民，现在都抱着胳膊闲起来。人们不顾重利盘剥，都先借点钱到北海道的鲑鱼场去。这样村里人越走越多。龙吉的村子里，管这叫做“卖雇工”。这些人二月底离开村子，直到五月节前后才能回来。不去渔场的人就到山上砍伐木材往外运。七、八月份，正是农忙季节，但他们也还是得支撑着身体出外做日工。

龙吉的父母也是庄稼人，他们下地干活的情况，他已经没有印象了。不过，他只记得这么一件事——自己的平头顶大脑壳曝晒在火辣辣的太阳下，独自站在劈开岩石露出红色断层的、热气蒸腾的山崖旁，看着爸爸妈妈拉起翻斗车的车闸，带着一阵风从

身边飞驰而过的情景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个奇妙的记忆。

父亲黑红的脸上粘满泥土，一道道的汗水往下淌，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。父亲就用衬衫的袖筒擦汗，神色紧张地拚命煞车。这个时候，父亲见了龙吉还是笑着向他说了一句什么话。一遇到这种情况，龙吉就吓得一楞，唯恐在那一瞬间，爸爸妈妈搭的翻斗车一个筋斗从崖角上栽下去。虽说他是孩子，可那时的心里却怦怦地跳着。他想：爸爸妈妈不对自己笑也没关系嘛。

一天，奶奶把做好的便饭装进搪瓷饭盒里，又用包袱皮包了起来，龙吉带着它向翻斗车行驶的山路上爬去。这个活儿每天都是他来做。天气炎热，他把衣襟撩起掖在腰带里，露着葫芦形的小鸡头，一面得意地吹着那时刚刚学会，但还不够熟练的口哨，一面在悬崖的崖角上绕行。突然，龙吉的肩膀好象给人一把抓住，他努着小嘴停下脚步。——猛然间，觉得有一辆拐弯过来的翻斗车倾斜了。刹那间，只见一侧的车轮脱离轨道，响起空转声。接着，一眨眼的工夫，翻斗车就栽到铁轨那一边悬崖里不见了。就在这一眨眼工夫，龙吉连“啊”的一声也没来得及喊出来，只是努着小嘴站在那里。等看不见翻斗车的时候，他这才啊、啊、啊……地喊叫着跑过去。他以为那是爸爸妈妈的翻斗车呢。——等两三轮车驶过去，爸爸妈妈才驾着车子驶来。他们看见他咧着嘴要哭的样子跑来的时候，便向他挥了挥手。龙吉顿时感到四肢无力，瘫软地坐在地上。——他心里从来没有象这样踏实过。

扣在翻斗车和泥土下面死去的人，男的是个土工，跟他搭伙的女人是邻村农民的老婆。从撕裂的印花布内裙下面露出折弯的大腿，已变成紫青色，有一半还埋在土里。一见到那只向相反方向拧过去的大腿，好象自己的腿也被拧弯了似的，神经质地感到一阵疼痛。

“喂，走开走开！”

杠夫头不断地驱赶着围拢来的人群。那正是换班的时候，给孩子吃奶的女人用围裙底襟堵着自己的嘴，从人们的肩膀中间往里偷看；也有的人不住地吐着唾沫。——一个手拿铁锹的土工赶来，他是挖掘尸体的。

“不是叫你们走开么！”

杠夫头真的发起脾气来了。

龙吉悄悄地夹在人群中间。每次铁锹挖进土里时，尸体就象活了似的，紫青的大腿还一动一动的。在那一瞬间，龙吉感到头晕目眩起来。

“阿作的家里可怎么办呀。阿芳就是干活，也还是混不上吃喝呢！”

“这回就别想锄草，收割啦。”

“唉。”

“真倒霉，越穷越见鬼！这话一点不错。我们穷人真是……”

从村里来做工的人们一面被驱赶着，一面嘴里嘟哝着。

吃午饭时，龙吉心里还在嘀咕着那只被拧弯的紫青色大腿，虽然是个孩子，可是心情却感到十分沉重。但不知为什么，爸爸妈妈要比往常的情绪好。吃过饭，妈妈把龙吉搂在怀里，用盘坐着的腿叉夹住，一股汗气的脸颊贴在他的脸蛋上不停地摩擦。龙吉缩着脖子怪不耐烦的。可是妈妈仍旧把他搂在怀里，一面亲着他的脸儿，一面说道：

“真是妈妈的好宝贝，多乖呀！”

等吃过饭，龙吉便忘记那只拧弯了的紫青的大腿，又在摆弄着泥土玩起来了。

他的父母一直干到黄昏时才收工。夕阳映红了暮云，向西沉去。那里的地势高，落日显得很低。龙吉在父母的前前后后，挥舞着竹竿，时而向半空中抽打着，时而砍倒路旁的青草，竹竿发出呼呼的响声，三个人一起走下山坡。他们刚一绕过悬崖角，就看见咯吱咯吱响的担架正从看守的小屋里抬出来。人们围拢在一起，乱哄哄地互相谈论着。

父亲一看，便把头扭在一旁吐了一口唾沫，妈妈用围裙堵住了嘴。

“你看，今天没落在咱头上，还算妥当！”父亲说。

龙吉忽地想起今天爸爸妈妈的情绪好，原来是因为这件事。

“说，你想吃什么？——糖块儿、馅面包、肉桂糖……你想吃什么？”

父亲粘满泥土的硬梆梆的手心里，握着刚领到的五毛银洋，对龙吉这样说。

也不知道是在这以前，还是在这以后发生的事情。——一个秋天的傍晚。

龙吉伸直两腿，坐在幽暗的屋里铺着席子的地上，大拇指钩着稻草，学编草鞋玩儿，嘴里还吹着不太熟练的口哨。洋油灯的光亮照不到他那里，周围昏暗暗的。铺在马棚里的稻草发散出的蒸闷气味，从后门冲进屋来。有时还传来马的鼻息声和马蹄咕咚咕咚踢板墙的声音——那是一个寂静冷清的夜晚。

一直在外面编草袋子的妈妈，这时来到了土间里。她浑身满是稻草末，头上和眉毛上粘着一层雪白的米糠。妈妈从土间向昏暗的厨房里探进头去，用手捧着水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，随后和父亲一起，又从外面把很多潮乎乎、沉甸甸的空草袋搬进屋里。

搬完以后，父亲坐在地炉旁，装上一袋旱烟抽起来。他在手掌上晃动着烟灰的余烬，不住地寻思着，呆一会儿再抽上一口。

这期间，母亲在靠近厨房的土间上归拢着稻草末，把它堆成了一堆。

“我说，孩子他爸！”

她催促了一下。父亲挺起腰板，说道：

“阿龙，把油灯拿过来！”

母亲把稻草堆点燃。她和父亲提着又湿又沉的草袋两端在火上烘烤。龙吉小心翼翼地两手往前擎着油灯照着。他心想：这是干啥呢？每当稻草熊熊燃起的时候，在昏暗的空地上就浮现出爸爸妈妈的红彤彤的面孔。

“妈妈，这是干啥——”

龙吉从遮在自己面前的油灯下方窥视着问道。

母亲的脸上陡然现出一副严厉的神色，但没有吭声。

“差不多了吧？”

她对父亲说。

爸爸把草袋子翻过来，看了看表面干燥的程度。

这时，只听后门咕咚一声，爸爸妈妈吓了一跳，一同回过头去。

“是马！”龙吉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爸爸说着，仍在侧着耳朵静听。

“嗯，是马。”

接着，又继续查看草袋。

“妈妈，这是干啥？”

龙吉又问了一句。妈妈突然大声叱责道：



“住口！你知道什么。”

查看完草袋，又开始往里面装米。

妈妈把升插进席子上的米堆里，撮起满满一升，然后用手沙沙地把面上刮平。

“一、一、一……二、二、二……三、三、三……”

一边不住地数着，一边往草袋里装。

堆放米的席子有两张，各堆着两种不同质量的稻米。最先往里装好米，装了一半之后，又秤上一些比较黑的米装进去，上面再装上好米。

妈妈装完以后，爸爸就赶紧用草绳捆起来。大约装好五袋米的时候，松了劲的钟慢慢地敲了八下。妈妈一伸腰，脊梁骨发出咯吧咯吧的响声。

“好，完事啦……”

席子上的米，还剩下很多。

“剩下多少？”

爸爸一只脚踩在草袋上打捆，嘴里咬着草绳，不清不楚地问道。妈妈捧着米往下沙沙地倒着，反复好几遍，说道：

“噢，有一斗哩。”

妈妈弄得胸前、面颊和包着的头上一片雪白。

“有一斗？……谢天谢地！对山代老爷来说，这斗米算个啥，可是咱们就……”

“……！！”

妈妈又沙沙地拂弄着席子上剩下来的稻米。

第二天清早，爸爸换上衣服，把米装在手推车上轱辘轱辘地推走了。妈妈在门口停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到屋里来。——龙吉是从墙角处瞧见的，至今还记得。